

故事的起笔是在院子里，满月挂在光秃秃的树枝上。我们吃着柿子，谈论着为何不把月亮也染成熟透的红。

大三那年的秋天，教学楼旁，法国梧桐落下了平常的叶子。父亲来电话，传达了祖母的思念。我望向图书馆的窗外，夕阳像极了熟柿子，大厦宛如贪嘴的孩童将夕阳捧在手里。火车出发的时候，我瞥见一片落叶；我走出车站时，刚好有一片叶子落地。

祖母坐在屋檐下，阳光从泛黄的泥地上跳起，轻轻落在祖母的菜篮子上，随即又借助祖母的裤脚，爬上她那枯叶色的手上。她在择菜，从菜篮子里挑出黄脚叶。她的伙食还是那么简单，几颗新鲜的嫩白菜，便是一餐。我在吃食这方面倒是随祖母的，尤其是独居的日子，习惯性简单对付几口。

我站在柿子树下，静静地看着祖母，直到她发现我。

“回来啦！”

她的声音夹带着意外的语气。祖母把菜篮放在脚边，缓缓起身，招招手，示意我进屋。祖母佝偻着背，走在前面；我腰板笔直，跟在后面。从窗台上，缝隙里，钻进屋来的阳光也有了形状。祖母从阳光里走向灶头后，她的身影和黑暗混杂一处，我听到祖母呼出一口沉闷的气时，才意识到她在搬重物。还待我上前帮忙，就闻到了辣萝卜发酵后逸散的味道，紧接着，一个黄黄的柿子反射出微弱的光映入眼帘，祖母捧着金色的柿子走入光照里。

“不麻嘴了，前天我就试过了。”祖母的语气平和，我却瞧见，光线中的尘埃躁动起来。我接过柿子，捧在手中，它冰冰凉凉，也带有秋日的暖意。

吃过柿子后，祖母又坐回房檐下择菜，我躺在摇椅上乘凉。树叶簌簌地落下，兜里的手机不停地发出提示音，我看到群里，回家的高中同学开始约饭了。我看向祖母，试探性地问能不能请几个同学来吃柿子？祖母没有抬头，但她点头的频率和摇椅的声响一致。

太阳挂在柿子树上的时候，约好的同学陆续到来，我们先是坐在院子里回忆高中的校园生活。谁和谁是情侣？谁暗恋某人？猜测老班的头发是烫弯的还是剪短了……

有人提议要把树上剩的柿子摘下来。我们身体里的野性冒了出来，搬梯子、找竹竿、备竹篓。胆子大的爬上梯子，接过竹竿，伸向躲在叶片中间的柿子。竹竿顶端是开了口的，卡着一截树枝，只要将口子对准挂果的枝条，“咬”上去，再转动竹竿，就能绞断枝条，得到果实。有时手不稳，柿子会掉下来，摔在青石板上，炸出一朵“花”来。随之而来的还有同学们“责怪”的声音：“多好的一个柿子啊，被你糟蹋了。”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开心地接住完好无损的柿子，小心地放入竹篓里，暗自规划好每人的份量。

“这个大，归我了。”
 “那个漂亮，是我的。”
 “你们记得啊，别拿错了。”
 我想起先吃柿子，祖母用菜刀把柿子切成小块的，才反应过来，祖母的牙口不好。她从竹篓里挑出一个又大又漂亮的、熟透的柿子递给祖母。她坐在摇椅上打盹儿，我喊了她两声，祖母才接过柿子，捧在手里。我瞧见阳光在她花白的头发上移动了一寸，祖母笑了，从土色的皮肤下，露出几颗斑黄的牙齿。

随着最后一颗熟透的柿子被摘下，夕阳沉入地平线下，房檐下的老灯泡替代了太阳的使命，照亮小小的院子。桌子上，祖母腌好的柿子堆在中间，我们摘下的柿子分别摆在各自面前的盘子里。同学们围着桌子坐成一圈，祖母坐在我旁边——这在我记忆里是少有的。

柿子吃得只剩几个了，祖母起身回了屋。大家突然安静下来，我拿着一块切好的柿子，啃了一嘴，想了想，提议说：“我们明年再约一次？”

“明年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回来。”
 “我也是，工作不好找。”
 ……

我靠着椅子，仰头看见了月亮。它圆形的，浸在夜空。我看着她，脑海里浮现出它往日的缺角。我举起一个柿子，瞧瞧它，又瞧瞧月亮。柿子的红，月亮的白，混成一道阳光，照在我心里那片湿润的土地，我感受到有股力量破土而出。

月与柿

◆张友

“为什么不把月亮染成果子成熟的红？”

我的提议得到了伙伴们的肯定，他们纷纷讲述自己的奇思妙想。

吱呀一声，门被推开，父亲提着礼盒进来。他板着脸，看起来情绪低落。我清楚记得，吃早餐时，父亲要去见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了，他们在前几日的集会上重逢，算起来有二十多年了。这些礼盒就是提去拜访的。父亲把礼盒放在一边，坐在椅子上，弥补了祖母离席后的空位，我们再次围成了一个圆。他兀自挑着剩菜，吃起来。

后来我知道了，父亲前去拜访时，才得知他的玩伴已经在前几日病故。

盈月在空中，夜深了，我的同学们要回家了。回去的路是一条古驿道，具体何时建造的已经不得而知。我知道从古至今有不计其数的商旅和过客通过它到达目的地。我还知道一个古老的故事，是祖母讲来哄睡的。

说是古时，有一个年轻的官员，在朝堂上直言民生苦难，得罪了权臣，从而被流放。到这里时，正是晚上，他感叹夜空月色清冷，山后溪水悦耳。于是在驿墙上题诗一首：

弃臣黎民惧夜长，冷月灯花皆漫爨。
 长恨此身不胜水，池鱼空压塘下竹。
 俊秀的字迹和心系的精神，折服了驿丞的女儿，她把花轻轻放在驿墙下，偷偷将诗抄录。

次日清晨，哒哒的马蹄声将她唤醒，她推开窗，瞧见了一个消瘦的身影牵着一匹马，马背上驮着沉沉的箱子。还不待她细看，一人一马就被竹林挡住了身形。

多年后，庙堂上的权臣倒台了，一纸赦状下来。当年那个清秀的官家，再过驿站留宿。年迈的驿丞交给他一个匣子，说是女儿出嫁之前交于他保管的，匣子里装着几份誊写工整的诗和一束花，花早已经枯萎。官家念起诗来，刚开始还觉得惊讶，念着念着就开始流泪。回忆席卷而

来，屋后的溪水仍然淙淙流动，当年那轮明月依旧在。

驿路起伏不平，光滑的石头嵌在泥里，我们吃力地走着，没有过多的言语，好像大家都在忍受离别。

挨个把同学送回家之后，我沿着驿路往回走，月色照亮前行的路。起初这条驿路流传下来的小故事，我只是沉浸在男女主人公的凄美里。而如今，想起祖母匣子里那工整的字迹，我好像懂了一些，对于这些道理，尽管我还说不清，道不明。我抬头望了一眼月亮，把它的暗色想象成生活着的人。再一看眼前的路，好像有人影在闪动。我愣在原地，直到祖母呼唤我的名字。她来接我了，和小学放学时一样。

假期结束的前一晚，父亲、祖母和我，桌子、板凳和灶灶都笼罩在昏黄的灯光下。祖母坐在椅子上，椅子背靠墙，她勾着腰，低着头，我看不清她的脸。父亲把祖母为我准备好的腌菜和柿子，大包小包的装进书包。我坐在门槛上，看着他们的身影在灯光下碰触。第二天清晨，吃过祖母做的早饭，我背着书包就要出门。祖母喊住我，她提着一袋柿子朝我走来，又往我的书包里面塞了几个柿子，我告诉祖母太重了，我背不起。祖母愣了一会儿，又往我手里塞了一个柿子，叮嘱我路上吃。说完，祖母就回了屋。我也跑回屋，我告诉祖母放假了，我就立刻回来，为了让她相信我说的话，我拉起祖母的左手，碰一个拳。她的手指冰凉，我把它归咎于清晨的寒意，把我的手套给她戴上，提醒祖母今后要多带手套保暖。

火车走出城市，走进山林，车窗外的山绿得单调。不像那绿油油的柿叶，下面藏着金黄的果实。我捧着手里的柿子，带着暖意。我看看发光发热的太阳，看看躲在一旁的月亮。

我在夕阳的暖意中睡去，在手机铃声中醒来。父亲再次来电：

“到哪里了？”
 “不晓得，我睡懵了。”
 “下一站下车，回来。”父亲的语气哽咽，说，“你奶奶走了，就在昨天晚上。”

我一时语塞，竟说不出话来。昨天夜里？可早上她还与我碰拳约定……父亲在我的沉默中挂断电话。我拿出早上捧在手里的柿子，睡之前我明明把它揣在怀里的，此刻，我竟感受不到温度。

车窗外，明明如月，高悬于天。天上月满，人间月缺。

祖母的葬礼在我的沉默和旁人的说笑中完成，孤独半生的祖母化作了一个小小的土包。一眼看去，百里山河，祖父祖母葬在这里，父母将来也会葬在这里，而我这个娃娃，注定会沉眠于一方陌生的土地。我不敢再往下去想，竹子都能被月亮压弯，小小的我，又怎能估量生命的尺度？

我和班上学生种在花盆的柿子发芽了，作为城区孩子的他们，鲜少去了解植物的生长。一个孩子在公开课上问，柿子怎么变成柿饼的。祖母教给她的知识在那一刻发芽了。课后，我带着孩子们一起选材、清洗、去皮、晾晒、等待出霜，最后在课堂上分享劳动的喜悦。那天晚上的月亮也很圆，我和他们一起吃着柿饼，谈论着怎样才能把月亮染成柿子一样的金黄。

孩子们散场后，我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窗外的月亮明黄——原来是路灯透过雾霾，给月亮镀了层拙劣的赝品金光。

一场雨，河上涨起了“绿豆水”（俗称涨“龙船水”），人们早已从城里城外、四邻八乡汇聚在三江六岸，等待龙舟开赛。选手们冒雨划船，人山人海的观众撑着各式各样花花绿绿的雨伞在岸上互动，把俗世的热闹与激情演绎得淋漓尽致、扣人心弦。

秋雨淅淅沥沥，像一个多情的人在叙述一段缠绵悱恻的故事。黔山看雨，眼前便宛若一幅五彩斑斓的油画。远处，茂密枫林在雨中表现出了更有质感的火红，稻田里横七竖八地遗留下金黄的秸秆草垛；近处，橘园里深绿的枝叶间压满了红黄错杂的累累果实，烟波茫茫的江面承接着一缕缕白净细软的雨丝，泛起缕缕乳白色的雾气。水鸟在芦苇间婉转飞鸣，丝毫不惧斜风细雨打湿了它的翅膀。整个武陵山脉逶迤在烟雨中显得更加诗情画意，但见牛奶般的云雾在峰峦间缠绵起伏，无数黛青的山头时隐时现，宛若虚无缥缈的神山仙境。秋雨没有夏雨的狂躁，也不像春雨那般温润，而是像一个经历了沧海桑田的游子，面对生活表现出一种波澜不惊的柔情。细细的雨丝，仿佛是连接着天地间的一缕情丝，剪不断，理还乱；沉默的远山在云雨的笼罩下更显苍莽、雄浑，当夜幕降临后，在华灯初上的光晕下，那斜飞的细雨则显得更加丝滑、柔韧、缠绵……

冬天的雨是苦涩的，仿佛一个久病的人缠绵病榻，旷日持久，难见起色。在武陵山中，寒风裹挟冻雨，肆意摧残已经枯萎的草木，那些冷绿的无名花草在风雨中瑟缩着，只有高大苍劲的松柏依然挺拔，枝叶茂密的楠竹更加青翠。当前的雨景，更像是一幅文人写意画。当雨终于冻成了雪——凝固的雨——飘落而下，在茫茫白雪覆盖下的冻土层表，便再也见不到任何带有绿意的小生命了。此时，只有那一株株生长在悬崖峭壁之上，飞雪迎春怒放的红梅，在向人们传递着生命的信心和力量。

物性七绝

◆杨德淮



箫笛

虚心有节气柔和，小曲引来龙凤歌。
 怎得佳音寰宇响？千刀万削复磋磨。

磨石

平生不惮受磋磨，出自深山硬骨多。
 但使钝刀成利刃，身心耗尽又如何！

毛巾

襟怀坦荡感情真，万缕千丝织热忱。
 从不给人留面子，尘埃洗净始开心。

基石

耻在人前显异能，浑身铁骨响铮铮。
 千层大厦高擎起，依旧埋头不慕名。

香皂

榨出油脂复炼浆，饱含苦涩吐芬芳。
 身心抹尽无恩怨，去垢除污促健康。

扫帚

堂前墙角细搜求，垃圾清除始罢休。
 四处成为干净地，依然不肯卧高楼。

明镜

浑身洁净自轻松，一视同仁鉴面容。
 美丑不由谁自诩，全然在我心目中。

蜡烛

热泪淋漓哭断音，哀怜大地黑沉沉。
 暗中高举光明柱，燃尽心身照世人。

棕榈

扎根大地志坚牢，雨打风吹节节高。
 皮刷千层骨骨硬，昂然挺立不弯腰。

金竹

冰霜雨雪倍清新，绿叶青枝不染尘。
 最是始终持大节，丰筋健骨更虚心。

岩黄连

不去名园抢地盘，悬崖石缝把家安。
 从头到脚全身苦，却是清凉止痛丹。

拱桥

横跨江河镇浪涛，连通彼岸愿弓腰。
 立身坚定前程远，赠给行人万里遥。

山路

泥泞遍体过山洼，僻壤穷乡岁月遐。
 莫谓从来多闭塞，连通海角与天涯。

瓦片

任凭践踏任凭烧，炼就刚强出土窑。
 不是贪高居屋顶，遮风挡雨愿躬腰。



露珠

透明躯体透明心，本色清新无杂尘。
 滋润山间花与草，献身旭日倍情深。

钢针

锋芒毕露置人前，鼻孔牢牢一线牵。
 不只精心修破绽，寒衣破裂巧缝连。

卷尺

有限身材无限长，高低深浅细衡量。
 分毫不肯留差误，一片真诚腹内藏。

千斤顶

坚实真身铁铸成，千斤压顶也谦轻。
 脚跟着地无虚处，默驮飞车万里行。

雪莲

执意栖身雪地中，高寒荒野自从容。
 周身纯净心如火，坦荡胸怀向太空。

牦牛

雪压冰封不畏难，脊梁托起万重山。
 高原似海峰如浪，满载生机过险关。

垂柳

冰雪摧残志未衰，最先张嘴唤春来。
 碎尸万段埋泥土，化作新苗就地栽。

七言偶记

◆安万阳

春雨

细雨轻浇万物苏，岚岚烟树绘新图。
 叶花争艳鸟声脆，摇曳春风滑玉珠。

玫瑰书香

云淡天高着彩妆，图书馆里孕芬芳。
 声情并茂群芳宴，悦享精神魅力彰。

巾帼巧手裁灵光，玉露仙枝笑臉扬。
 异彩同台拼技艺，缤纷溢路伴书香。

农家年味



峰峦林壑染晨霜，雪霁初临着彩妆。
 鹊闹劲枝迎贵客，情倾寒舍醉山乡。
 围炉健啖庖汤宴，把盏品茗神韵扬。
 结伴联欢寻雅趣，挥毫泼墨著华章。

春韵

春风细雨润山川，万物萌苏展翠妍。
 墨染丹青翻绿浪，心调饌玉醉流年。
 攀约圣岭东风畅，烧烤时蔬美味鲜。
 最是一年春景好，女神靓丽笑颜圆。

端午感怀

旱地龙舟百米长，轻歌曼舞映朝阳。
 阵容变幻翻新境，民俗巡游着彩妆。
 唢呐锣鼓铿锵响，纤夫船号任疏狂。
 非遗烹制群芳宴，文旅融合抒锦章。

端阳又至粽飘香，蒲艾临门祈瑞祥。
 接踵摩肩人涌动，敲鼓擂鼓志高昂。
 龙舟击水千帆竞，船号穿云万壑飏。
 破浪乘风催奋进，精神文脉永传扬。

春到农家

山青水碧柳披纱，桃杏枝头缀彩霞。
 细雨霏霏青画卷，清风拂拂绽繁花。
 燕莺啼处心旌动，犁耙翻时意蕴嘉。
 胜景揭开襄旌韵，围炉把酒话桑麻。

中秋盛宴

金玉玉露月高悬，华诞中秋双节联。
 星影灯辉舒画卷，欢歌焰舞跃蓝天。
 非遗悦享群芳宴，艺路争锋锦绣篇。
 古郡呈祥饕餮世，明珠焕彩话团圆。

观“梵超”思南主赛场开赛仪式

球联古郡人潮涌，灯映江天气势宏。
 彩扇翩跹舒锦绣，歌声焰舞漫苍穹。
 非遗轮演明珠灿，文化铺呈意蕴浓。
 情暖山城飞雅韵，绿茵踏破助神功。
 注：梵净山足球联赛，简称梵超。

劳动赞歌

时序更迭物象殊，东风化雨醉流苏。
 铁牛劲舞芳华绽，沃野新喧画卷铺。
 园果飘香添锦绣，棚蔬溢彩漫征途。
 山颠峡谷挥神笔，风电机杼抒锦图。

我老家在贵州农村，与东晋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别无二致。当然，除了稻田和竹树之外，还有高大雄浑的山脉。山多云气，云雾像乳白色的绸缎一样缠绕于山间，云蒸霞蔚，氤氲不绝。远远看去，似一幅水墨画，偶见牧童骑牛，或农人扛犁，出没其中。春雨无声，亦无形。走在泥软田埂上，明明被雨淋湿了头发，滋润了面颊，却看不见细细的雨丝，只有濛濛的白雾笼罩天地。古人讲，春雨贵如油；又说，天街小雨润如酥。春天的雨确实又黏又腻，仿佛无处可寻又无处不在。经冬的冻土一下子酥软得像发酵的面团，细如发丝的草芽趁机钻了出来。草色遥看近却无，先是朦朦胧胧，后来便明目张胆地绿了起来。水墨画渐渐变成了水彩画。除了大片的绿色外，还有一抹一抹的粉红，那是桃花开了，花瓣儿浸润在春雨里，娇姿欲滴。也可见一树一树的洁白，梨花一枝春带雨。路边草从里还点缀着星星点点般的黄色、蓝色、紫色，是些无名的小野花。春风化雨，孕育万物。细长的柳条在濛濛春雨中仿佛涂上了一层鹅蛋清，柔软滑溜的靛青色在风中涂抹，寥寥几笔，便见春雨如酒柳如烟了。黔山看雨，陶然而醉也。石拱桥下是潺潺的溪流，搬开水中大块的大块的鹅卵石，可以抓到螃蟹和青背刀（鱼名），用细柳条串起来提回家，便成了上等的下饭菜。还有桃树湾新型出来的那几亩水田，赤脚走在刚刚把泥搭好的田坎上，偶尔也能发现光溜溜的小洞眼，蹲下身来将手指插进去，摸出一条黄鳝或者泥鳅来，小心翼翼地放进别在腰间的笆篓里，带回家同样是可口的菜肴。上山去挖野菜，有鸭脚板、荠荠菜、鱼腥草、苘蒿、蕨菜、竹笋、羊肚菌、椿木芽等，这些都是纯天然食材，地地道道的武陵山珍——这便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春风的馈赠了。

谷雨节气一过，便进入夏天，真正的

雨季来临，气势汹汹，总是伴随着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天昏地暗，飞沙走石。先是，乌黑如锅底的厚云层从山顶直压下来，有一种强烈的黑云压城欲摧的压迫感。接下来，一道闪电撕开一个口子，从云层上面传出轰隆隆沉闷的声响，仿佛有巨人在上面滚动沉重的磨盘。顷刻间，狂风四起，摧枯拉朽，山雨欲来风满楼。接着有大大小小铜钱般的雨点硬硬地砸在大青石板上，那些来不及赶下山的农人急忙找个山洞或者石崖下面躲藏起来，牧童牵牛也跟了进去。瓢泼大雨瞬间倾泻而下，风声、雨声、雷声主宰了一切，整个世界处于一片混沌之中，仿佛又回到了盘古开天辟地以前。只在闪电的瞬间，才能看清天上地下全是

黔中雨象

◆邓有民

白亮亮的水。风雨飘摇的景象，完全成了一幅酣畅淋漓的泼墨画。你别看夏雨来势凶猛，但它去得也快。雨过天晴，天地如涅槃重生一样崭新。一道彩虹横跨在两山之间，山上的松柏、竹枝被大雨冲洗得干干净净，在日光照耀下闪着油亮的光芒，仿佛涂了一层绿油脂。屋后的芭蕉叶碧绿清新——真要佩服古人匠心独运地造出“绿蜡”这个词。蝉在高树上鸣唱，蝴蝶在花丛中飞舞，老农在水田里插秧，布谷鸟从山那边传来悠远的呼唤。夏雨过后，正是麦收时节。古人诗云，麦随风里熟，梅逐雨中黄。每当梅子黄时雨，也正正好栀子花开了，大街小巷便常见卖花人的身影，那馥郁的香气浸染在古城那斑驳灰暗的砖墙上，久久散不去。这时，从中南门传来护城河上赛龙舟的锣鼓声，仿佛从历史深处走来了热闹非凡的端午节。昨夜新下的